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2006/07  
Synopsis & Script of School Play with “Adjudicators’ Award”  
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香港學校戲劇節  
「評判推介演出獎」得獎學校劇目資料



**IMPORTANT NOTE 重要告示:**

This script is only for reference purpose. Rights for performance or adaptation is protected by copyright and their permission must be sought from the author.

以下劇本只作參考用途，如欲採用或改編，須先取得作者同意。

Name of School : YAN CHAI HOSPITAL WONG WHA SAN SEC SCH

學校名稱 :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Name of Play 劇名 : 屈原

Script writer 劇作者 : 師莉

**Synopsis 故事大綱:**

屈原是我國偉大的愛國詩人，他生命中大部分的時光都在憂憤中度過。最終，他在汨羅江了結了他愁苦的一生。對於屈原的死，歷來有不同的看法。為他寫傳的司馬遷，在作品中傾瀉了豐富的情感去讚美這位憂國傷懷、道德高潔，又才華出眾的詩人。在字裡行間，我們卻彷彿讀到了司馬遷的本人。太史公將自己投影到屈原的身上。我們不禁驚訝地發現，屈原和司馬遷同樣地悲哀，但同時地，他們又用自己的行動塑造出像北斗明星般光輝的形象。兩者相同之中的相異處，我們說，屈原悲哀絕望地死去；而死馬遷卻屈辱偷生般活著，他生的苦難遠遠超越了死亡的剎那的痛苦。這一齣話劇就是探討生與死的問題。我們嘗試以時空交錯的手法展示兩位背負著人生悲痛的偉人如何創造出不朽。不朽，不竟不能以生與死來判別。

**Script 劇本:**

**開幕：**秦國的軍隊攻陷了郢都。秦兵在郢都內肆意殺戮、放火和搶掠，楚國人民妻離子散，驚惶地逃命。屈原在郢都東門看見了戰火烽煙、生靈塗炭，忍著眼淚乘上小船返回南方——他那被流放的、遙遠的地方。

**投江**

屈原獨自在汨羅江旁徘徊、踱步。時近黃昏，屈原容貌憔悴、形枯骨立、頭髮散亂。他時而仰頭望天、時而俯首搖頭、時而似哭、時而似笑，自言自語，聲音忽高忽低。

屈原：命是必然的呢；還是偶然的呢？如果說命是必然的話，那麼，我死是必然的了；如果說命是偶然的話，我死與不死就操控在我的手上。(看自己的手)(沉思) 不對！不對！(搖頭) 不對！不對！(遠望郢都貌) 被秦兵所屠殺的成千上萬的老百姓難道是必然的？血洗郢都、火燒朝廷，楚國要滅亡也是必然的嗎？上天啊，若果這是必然的話，我能埋怨誰呢！

屈原：我屈原乃楚國皇族，我的國家、我的故鄉一灰飛湮滅。我在午夜猛然驚醒，發覺自己的身軀像幽靈一樣隨風飄蕩，但我的心却像被千一刀一萬一副。死是必然的嗎！(沉思)

屈原：(點頭) 死是必然的了，但，我可以選擇死的方法。你聽，河水在汨汨地流淌；蟲兒在吱吱地呼叫。你看，風在吹動我那枯黃的髮絲；夕陽在照耀我那瘦削的臉龐。自然在召喚我！[音樂慢慢地響起]

屈原：可惜，這一切將要變成紅一色！原來要保護我的國家是那麼的困難，與其保護不了她，不如與她一同死去吧！永別了我的祖國、永別了我的鄉親！(投河)



**IMPORTANT NOTE 重要告示:**

This script is only for reference purpose. Rights for performance or adaptation is protected by copyright and their permission must be sought from the author.

以下劇本只作參考用途，如欲採用或改編，須先取得作者同意。

[音樂驟高亢，戛然而止，燈光滅。]

招魂

[燈光漸亮]

六女子橫排、四女子縱排，共二十四位女巫在一男巫帶領、指揮下狂野地跳舞。  
男巫擊鼓，唱招魂之歌。女巫和唱 [魂兮歸來]。

巫陽唱：

人死兮魂魄散，四方兮漫飄搖。靈均兮欲何往？魂魄兮歸故鄉。[魂兮歸來]  
東方兮有巨靈，尖齒兮鋒利爪。靈魂兮以為食，魂魄兮歸故鄉。[魂兮歸來]  
南方兮有黑齒，剖腹兮取心肝，肢裂兮脯人肉，魂魄兮歸故鄉。[魂兮歸來]  
西方兮有流沙，連綿兮逾萬里，烈日兮土山焦，魂魄兮歸故鄉。[魂兮歸來]  
北方兮有廣原，紛飛兮冰雨雪，酷寒兮不毛地，魂魄兮歸故鄉。[魂兮歸來]  
魂魄兮歸故鄉。[魂兮歸來]  
魂魄兮歸故鄉。[魂兮歸來]

(歌畢，屈原靈魂慢上，音樂停、燈光滅。女巫、巫陽退。)

悲憤

[燈光亮]

屈原低頭，站於一角。司馬遷、漁父縹緲中出現。

司馬遷：三閭大夫。

屈原：你，是誰？

司馬遷：我是您死後三百年出生的司馬遷，在漢朝官居太史令。

屈原：我死了嗎？

司馬遷：在您死前，漁父跟您見過。為甚麼漁父卻沒有給您留住啊！

漁父：三閭大夫，老朋友，你我一別，轉眼二千三百年過去了，你還是舊面貌、老樣子！

屈原：是的，我是死了！剛才招魂舞曲將我縹緲的靈魂帶領到這裡來，卻為的是甚麼？



**IMPORTANT NOTE 重要告示:**

This script is only for reference purpose. Rights for performance or adaptation is protected by copyright and their permission must be sought from the author.

以下劇本只作參考用途，如欲採用或改編，須先取得作者同意。

司馬遷：了卻你一樁心事。

屈原：了卻我一樁心事？

漁父：你的死惹來千古的爭論！人們不知道你為甚麼要死？死，值得嗎？不值得嗎？

屈原：“值得”、“不值得”是一個評價的問題，我的死是個信仰的問題。信仰並沒有甚麼值得、不值得的分別！

司馬遷：我承受的痛苦不比您少。您和我的區別在於：您決定死；而我決定不死。死，引刀一割，萬事俱了。苟延殘喘，恥辱地活著才是最殘酷的懲罰！

屈原：看來，你的不死也是個信仰的問題。

漁夫：當初我的話你就沒有聽進去！

屈原：世上一萬個人都能聽，唯獨我是不能聽的呀！想起上官大夫拼命地向大王進讒言。他們毀了楚國，同時也毀了我。

[燈光集中在舞台的中央。上官大夫、公子子蘭和楚懷王上]

上官大夫：有一件事不知該不該向大王稟報？

楚懷王：愛卿，且說無妨。

上官大夫：臣下怕大王一生氣。

楚懷王：言者無罪，儘管說來聽聽。

上官大夫：臣下聽到老百姓說……

楚懷王：說甚麼？

上官大夫：臣不敢說！



**IMPORTANT NOTE 重要告示:**

This script is only for reference purpose. Rights for performance or adaptation is protected by copyright and their permission must be sought from the author.

以下劇本只作參考用途，如欲採用或改編，須先取得作者同意。

楚懷王：說話吞吞吐吐，甚麼敢說、不敢說的，快說、快說！

上官大夫：臣下聽到老百姓說……大王……無……能！

楚懷王：此話怎講！

上官大夫：老百姓都說，楚國只仰賴屈左徒一人，大王是個……

楚懷王：是個甚麼？

上官大夫：臣不敢說！

楚懷王：(暴躁) 這個不敢說、那個不敢說，你在我面前幹甚麼呢？

公子子蘭：這個嘛，也不怪上官大夫。誰敢講父王是“大昏君”呢！

楚懷王：對啊！對啊！誰敢說呢？

公子子蘭：嘿！父王還不明白，百姓都說您用這裡思考問題！(指一下屁股)

楚懷王：(模仿子蘭的動作) “用這裡思考問題” 是甚麼意思？

公子子蘭：嘿！(無奈) 老百姓說父王用屁股來思考問題。

楚懷王：(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大怒) 反了、反了！氣殺我也。誰說此話就割誰的腦袋！沒有了腦袋，看誰是用屁股思考問題！

公子子蘭：看來，只怕有人在背後造謠生事，要不然，父王的真實情況老百姓怎會曉得？

楚懷王：剛才你嘴裡說了些甚麼？

公子子蘭：沒甚麼！沒甚麼！我的意思是說，有人在背後搞政治陰謀！

楚懷王：嗯！(思考) 愛兒，你說的是屈左徒嗎？



**IMPORTANT NOTE 重要告示:**

This script is only for reference purpose. Rights for performance or adaptation is protected by copyright and their permission must be sought from the author.

以下劇本只作參考用途，如欲採用或改編，須先取得作者同意。

公子子蘭：還要我說得這麼……具體嗎？

上官大夫：大王，近年屈左徒與齊國的當權派來往甚密。臣下的密探得悉齊國數次派密使見屈原。屈左徒勾結齊國，必定另有圖謀。

公子子蘭：楚國親齊，秦國必然顧忌，秦楚邊界接壤，一旦秦軍壓境，齊國道路遙遠，救兵不至，吃虧的總是我們啊！父王，何不乾脆與秦國結盟，互通婚姻，楚國必能永保平安！

楚懷王：我兒說得有理。屈原賣國通敵、詆毀寡人、損害國體，即日罷免了他左徒的官位。哼，看誰用屁股思考問題！

[燈光滅]

屈原：這些都是誣陷，無中生有。小人啊、小人啊！你們竟然斷送了我的一生。(低頭)

司馬遷：(搖頭) 楚國的政治改革也只能胎死腹中的了。楚國錯過了一次富強的機會，相信也是最後一次的機會。

漁夫：楚國的厄運還是剛剛開始。一幕一幕的鬧劇真令人啼笑皆非。屈先生，你就該早脫離政治、隱居山林，起碼圖個耳根清靜。這等昏君死了也不算甚麼？

屈原：楚國是我的祖國、郢都是我的故鄉，我豈能見危不救呢！

司馬遷：屈原大夫以行動替自己立傳。漁父先生，人各有志。

漁父：我說他是執迷不悟！

[燈光集中在舞台的中央。楚懷王、下吏上]

下吏：大王，屈原大夫在外求見。

楚懷王：如果沒有要緊的事，讓他退出去。寡人正忙著呢！

(下吏退下，不久又上)

下吏：屈大夫說，如大王不見，他便由日守到夜；由夜守到日，誓不離開。



**IMPORTANT NOTE 重要告示:**

This script is only for reference purpose. Rights for performance or adaptation is protected by copyright and their permission must be sought from the author.

以下劇本只作參考用途，如欲採用或改編，須先取得作者同意。

楚懷王：嘿，這人真不懂情趣！天天要來見我，我就陪他玩玩吧。

楚懷王：傳吧、傳吧、傳吧！真怕寡人死不了！（非常煩躁）

(屈原上)

屈原：(拜) 臣屈原有一事稟報大王。

楚懷王：(不耐煩) 有事快說？

屈原：臣得知張儀今天將抵達郢都，朝見大王。臣認為張儀訪楚並非好意，大王要小心在意，莫要中奸人圈套。

楚懷王：秦楚是鄰邦，互通使節是常有的事，況且張儀不是一般的人物！圈套（揮手），不會有的。

屈原：大王，臣下的看法並不如此。

楚懷王：你想說甚麼（不耐煩）。

(懷王正擬揚手讓他退下，屈原搶先說話。)

屈原：張儀此來必定脅迫楚國與齊國絕交，楚一旦失去了齊國的支援，楚國的災難就不遠矣！

楚懷王：(一聽到齊國之名忽然動怒) 屈大夫，你轉過身來。

屈原：(不明其意) 不知大王何意？

楚懷王：轉過身來。上官大夫，上前來。

上官大夫：大王，有何吩咐？

楚懷王：(也轉過身來) 依你看，屈大夫的屁股大還是寡人的屁股大？

上官大夫：(滿臉狐疑) 哎喲，大王這是甚麼回事？

楚懷王：你說呀！



**IMPORTANT NOTE 重要告示:**

This script is only for reference purpose. Rights for performance or adaptation is protected by copyright and their permission must be sought from the author.

以下劇本只作參考用途，如欲採用或改編，須先取得作者同意。

上官大夫：臣不敢說！（公子子蘭掩著嘴、彎著腰哈哈大笑；屈原不明所以。）

楚懷王：你不說，我便殺了你！快說！

上官大夫：大王……當然……甚麼都……不小，也……不大。

楚懷王：廷衛，拉他出去砍了。

上官大夫：別！別！大王，屁股大小又不耽誤事，長在身體裡正合適。您看，這樣成嗎！

楚懷王：拖出去給我砍了。

上官大夫：我說……我馬上說，大王……大……

楚懷王：（很滿意的樣子）誰說寡人用屁股思考問題。屁股大的自然要比屁股小的會思考問題，你說對不對？  
哈！哈！哈！

上官大夫：哈！哈！對！對！屁股，大有大的用處。

楚懷王：屈大夫，你聽清楚了沒有？給我亂棍子打出去！

屈原：大王，小人不明白！

楚懷王：趕出去。永遠不許他再回來！

[燈光滅]

[燈光亮，公子子蘭、上官大夫伴隨張儀上。鄭袖在後，楚懷王迎上前]

張儀：（拜）楚王萬福，今日有幸親睹天威，實在是臣下的福氣啊！

楚懷王：張先生千里路途到楚國來，辛苦了。寡人替張先生接風洗塵，請上坐。

張儀：臣下一路看到楚國地大物豐、沃野連綿；郢都則摩肩接踵、衣香鬢影，如此上國，唐、虞、夏、商



**IMPORTANT NOTE 重要告示:**

This script is only for reference purpose. Rights for performance or adaptation is protected by copyright and their permission must be sought from the author.

以下劇本只作參考用途，如欲採用或改編，須先取得作者同意。

四代未有這般繁華。大王乃賢能之主、英明之君，實在是楚國的福氣啊。

楚懷王：是嗎！當真如此的嗎！哈、哈、哈！張先生太誇獎寡人了。貴國都城咸陽與郢都相比，怎麼樣？

張儀：秦國偏遠荒僻之地，文化落後粗野，怎能與郢都匹比！相去太遠、相去太遠呀！我王日夜思念向大王您學習，秦楚兩國結為兄弟之邦呀。

公子子蘭：如此說來太好了，多承張先生回國後促成此事，秦楚兩國永無戰爭，共享繁榮。

張儀：此事容易，儘管放心。(搖頭嘆息)

楚懷王：張先生為何嘆氣，是否楚國接待先生有不周到處？

張儀：非也、非也。臣下所嘆息的是，我王曾兵敗於齊，齊殺我戰士六萬。我王痛恨齊國入於骨髓，常思報復，不過，又怕楚國助齊攻秦。唉！我王始終耿耿於懷，飲食難安！

楚懷王：這個容易，若秦出兵攻齊，楚保證袖手旁觀，不發一兵。張先生認為如何？

張儀：大王的美意十分感激，不過，我王還有些微的顧慮！

楚懷王：有何顧慮，只管說出來，無妨。

張儀：我王憎恨齊國人，如果大王能與齊國絕交，我王即再無顧慮，可以安心矣！

楚懷王：這個……這個嘛……還需要仔細的斟酌、斟酌！

張儀：(搖頭慨嘆) 可惜、可惜呀！我從咸陽一路風塵僕僕來到郢都，本想結兩國之好，你看，真沒有想到！

公子子蘭：父王，秦王的真誠難道還夠不明白嗎！我們不要拒人於千里之外嘛。

張儀：公子子蘭一表人才，識見不凡，實在是楚國的福氣、大王的千里馬！

公子子蘭：楚國盛產千里馬，甚麼綠珠、騏驎、騮馬、血汗，簡直數不清楚。

(楚懷王不斷乾咳)



**IMPORTANT NOTE 重要告示:**

This script is only for reference purpose. Rights for performance or adaptation is protected by copyright and their permission must be sought from the author.

以下劇本只作參考用途，如欲採用或改編，須先取得作者同意。

公子子蘭：說起千里馬，張先生吃過千里馬肝沒有？嘿，真鮮美！我給了它一個名稱，叫龍肝。絕！妙！（豎起母子）他媽的好吃！傳令下去，備千里馬肝，哥兒倆今天要好好的品嘗品嘗！

張儀：馬肝。（一臉尷尬）

鄭袖：子蘭，貴賓在此，不得胡言亂語。

公子子蘭：我可沒有亂說，是他挑頭說甚麼千里馬的。又關我甚麼事？

鄭袖：不得無禮，住嘴！

張儀：夫人的美貌，果然名不虛傳。我秦國絕沒有這般的國色天香的人物。

鄭袖：張大人真會說話，見笑。大王，張先生一片真誠，我們千萬不能辜負了人家的好意！

楚懷王：夫人，這個當然。來，來，來！張先生別掃興，為秦楚兩國，我們飲個暢快。

張儀：俗語說：“近親戚，不如好鄰居”。秦楚為鄰已五百年，還有甚麼可以疑慮的呢？

楚懷王：這個……這個嘛，考慮考慮，從長計議。

張儀：（作出六的手勢）我王欲送商於之地六百里作為兩國建交的禮物，看來就此作罷了。

楚懷王：六百里！（向左右大臣望了一望）張先生您說的是六百里！（嚥唾沫）

張儀：商於之地，土地肥沃、牛馬成群。這一片土地啊，我王視之甚於自己的生命。我王一下子將商於之地六百里全數給楚，我王的真心可見。不要緊，臣下將大王的意思回報，我們仍不失為友好之邦。

楚懷王：（離位，走近）張先生為甚麼不早說呢！切莫誤解，寡人所謂斟酌，只是想搞清楚細節問題。現在，細節問題不就搞清楚了嗎，與齊絕交，一句話的功夫，容易、容易！

張儀：臣下深知大王的難處，不如兩國均冷靜考慮一下，往後再談吧。

楚懷王：考慮甚麼？計議甚麼？我不是很有誠意嗎！就這樣辦吧！上官大夫，即派使節到齊國，斷絕兩國同盟的關係。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2006/07  
Synopsis & Script of School Play with “Adjudicators’ Award”  
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香港學校戲劇節  
「評判推介演出獎」得獎學校劇目資料



**IMPORTANT NOTE 重要告示:**

This script is only for reference purpose. Rights for performance or adaptation is protected by copyright and their permission must be sought from the author.

以下劇本只作參考用途，如欲採用或改編，須先取得作者同意。

張儀：且慢！大王草草決定，萬一有個不周詳的地方，誤了楚國的大事，臣便是大大的罪人了。

楚懷王：張先生說的是甚麼話！請張先生息怒。寡人昏庸，聽先生的指教，如夢初醒。我向張先生賠禮。(向上官大夫) 還不去辦事！

上官大夫：臣領命。

[燈光滅]

屈原：(大呼) 萬萬不能，萬萬不能！別與齊國絕交，別與齊國絕交呀！可憐啊、可憐！大王果然中計了。

司馬遷：屈大夫的政治眼光很尖銳。懷王在外交上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

漁父：張儀在背後必定笑得合不攏嘴。有愚蠢的人才會有鬧劇上演。

[燈光亮，楚國使者往見張儀]

楚國使者：我王已派人與齊國絕交，根據與張儀先生的協議，我王特派下臣來領土地。

張儀：對、對！土地，是的。我秦王素來仰慕楚王的道德為人，兩國欲結為兄弟之邦，永成相好。土地，早已準備好了。來人，獻上地圖。(秦廷侍從官獻地圖)

楚國使者：(展開地圖看) 張儀先生，地圖有誤，並非協議上的土地。

張儀：(走下台階) 錯不了、錯不了！(取圖看貌) 你看，在商於東南方圓六里之地，土地肥沃，適合牧羊放牛，的確好地方、好地方。(豎大母子)

楚國使者：張儀先生對楚王說的是商於之地六百里，並非六里。

張儀：不會錯、不會錯，我王珍愛商於之地甚過於自己的身體，割去六里，為此他已好幾個晚上睡不著覺。六百里。哇、哇！想也別想，要了他的命了。

楚國使者：張大人的確說了六百里地，貴為秦國的宰相怎能言而無信！

張儀：相信楚王是錯聽了，張儀以天地為證，的確只許以六里之地。若大使不滿意我們的協議，請先回貴



**IMPORTANT NOTE 重要告示:**

This script is only for reference purpose. Rights for performance or adaptation is protected by copyright and their permission must be sought from the author.

以下劇本只作參考用途，如欲採用或改編，須先取得作者同意。

國，容我稟報秦王為楚王多加一里之地，如何？

楚國使者：(指著張儀) 你真欺人太甚！（將地圖摔於地上，拂袖而去。張儀的笑聲不絕。）

舞台出現秦楚兩軍大戰，楚軍節節敗退，死亡無數。楚將屈匄當了俘虜。

[燈光滅]

屈原：懷王啊、懷王啊！你究竟怎麼哪！（仰天無言）

漁父：屈先生，你還是節哀順變吧！老百姓說他 “用屁股思考問題”，至今我還沒有找到比這句話更貼切的句子去形容他的了。 “漢中的土地可以不要，誓要殺了張儀而甘心”，這本來就是一句蠢話。真不知張儀聽到了此話有多樂呢！

司馬遷：楚國的貪官多，而正直的人少，楚國的敗亡不遠了。

屈原：楚國敗就敗在鄭袖的手上。

[燈光亮，張儀在公子子蘭和上官大夫帶領下見鄭袖]

公子子蘭：夫人，張儀已從牢獄中領出來，正在門外等候。

鄭袖：此事定要機密，不能泄露於外，不然，我們都性命難保。傳他進來吧！

公子子蘭：傳張儀。

(上官大夫領張儀入)

張儀：(拜) 臣張儀向夫人問安。

鄭袖：你二人先退出去。(公子子蘭和上官大夫退)

鄭袖：張先生在牢獄受苦了，不知先生夜來見我，有何指教？

張儀：夫人有傾國傾城之貌，自上次在朝廷宴會上一見，念念不忘。今日張儀孤身入楚，自知死無葬身之地，不過，能見夫人一面，死也甘心。

鄭袖：(以手絹掩嘴嫵媚地笑) 是真的麼！縱橫天下，一言能令關東諸國震動的大英雄料想不到也有柔情的



**IMPORTANT NOTE 重要告示:**

This script is only for reference purpose. Rights for performance or adaptation is protected by copyright and their permission must be sought from the author.

以下劇本只作參考用途，如欲採用或改編，須先取得作者同意。

一面。你的嘴真能哄人呢！

張儀：(走在鄭袖前送上一小木匣) 這無價的玉珠證明我的心情。

鄭袖：(打開看，面露笑容) 這麼珍貴的東西！(沉思) 你，這個快要成為無頭的階下囚怎能脫離險境啊？

張儀：這個就得看夫人的了。你得想想辦法。(雙手握鄭袖的玉手) 以後我還得多來楚國幾趟探望夫人您。

鄭袖：(抽回玉手) 這個難辦。你騙了大王，楚國為此死了八萬精兵、失了漢中的領土，大王怒氣難除，誰敢火上加油。

張儀：說實話，夫人和我都在同一條船上。

鄭袖：此話怎說。

張儀：我是秦王手上第一等的人物，誰不怕我張儀。秦王將不惜一切代價換回張儀的性命。屆時，秦國的美女、珍寶將源源不斷地送給楚王。恐怕，楚王將要冷落了夫人。夫人的地位就……不保呀！

鄭袖：(沉默，思考狀)

張儀：(雙手搭在鄭袖的肩膊上) 不過，我可要親近、親近夫人您！

鄭袖：此事就包在我的身上。你得多忍受數天，大王自然放你。(嫵媚貌) 不過，你不要忘了我。

張儀：豈敢、豈敢！張儀就此告退。

[燈光滅]

[燈光亮，鄭袖見楚懷王]

鄭袖：(嬌嗲貌) 大王啊！看您滿面怒容，嚇壞了臣妾了。大王身體病了，有誰憐惜臣妾。我孤零零一人，可憐也！(流淚貌)

楚懷王：愛妾何出此言，寡人不是好好的嗎！(抱著鄭袖)

鄭袖：(推開懷王) 臣妾憂慮大王，吃不好、睡不著，都是爲了那個張儀。我得了心慌病死了，張儀才開心呢！(怒容)



**IMPORTANT NOTE 重要告示:**

This script is only for reference purpose. Rights for performance or adaptation is protected by copyright and their permission must be sought from the author.

以下劇本只作參考用途，如欲採用或改編，須先取得作者同意。

楚懷王：愛妾，你在胡說甚麼呢？你不是也好好的嗎？

鄭袖：臣妾一個弱質女子，只想與大王長相廝守、白頭到老。甚麼都爲了那個張儀，這一個只會耍嘴皮子的賤臣破壞了我們的感情，苦了我也。(哭貌)

楚懷王：(憐惜貌) 美人，你說要怎麼辦呢！

鄭袖：不如放了他，我們不再爲他煩惱。(轉悲爲喜) 我要親自下廚燒幾道好菜爲大王補養身子。

楚懷王：(抱鄭袖) 美人說得對，就放了他吧！

[燈光滅]

屈原：當得知釋放張儀的消息後，我連忙進諫大王。懷王也很後悔放了張儀，於是，馬上出兵追捕。可惜，張儀已逃歸秦國。(搖頭)！

漁父：這個好色糊塗的楚懷王真是賠了夫人、又折兵。他被張儀好像耍猴一般耍弄了一番，最後，竟然安然無恙地回到秦國去。唉！果真是，蠢事年年有，今年特別多。

司馬遷：昏庸的懷王也該走到人生的終點，不過，他的死，死得特別荒謬，惹來天下人的恥笑。

[燈光亮，秦國密使、鄭袖、公子子蘭與上官大夫在鄭袖的宮室裡]

秦國密使：(遞上函件) 夫人，張儀宰相的密函。

鄭袖：(看函，看畢收好) 跟張宰相說，事情會辦妥的。你回去吧！

鄭袖：且慢！跟張宰相說，我想他想得緊呢！有空就來郢都看我。

秦國密使：領命，夫人。臣告退。(退下)

上官大夫：張儀大夫有甚麼新指示沒有？

鄭袖：秦王欲邀請楚懷王到秦國會面。



**IMPORTANT NOTE 重要告示:**

This script is only for reference purpose. Rights for performance or adaptation is protected by copyright and their permission must be sought from the author.

以下劇本只作參考用途，如欲採用或改編，須先取得作者同意。

公子子蘭：這事簡單，我跟父王說去。

鄭袖：我看你就是那些不動腦筋，整天遊手好閒的大廢物。秦國要俘擄楚王，威脅楚國割地。

公子子蘭：(大驚) 那父王就死定了。他雖然昏庸無能，但始終他是我的父王啊！

鄭袖：你有了他的遺傳，你也不是甚麼好東西！

上官大夫：夫人，這是犯上作亂，是……叛國呀！

鄭袖：廢話！你們兩人年年收受秦國的賄賂和好處，你們早就是買國賊，早就該斬首棄市。活到今天，才想起親情、想起國家大義來了。你兩個窩囊廢，別想置身事外。不然，你們將死得很慘。

公子子蘭：那，我們就照辦好了。我不想死得很難看！

鄭袖：說你死蠢，還嫌誇獎了你。用用腦，想一想！我們不能夠給秦國土地。

公子子蘭：那樣又不成；這樣又不成，應該怎麼辦呢？

(鄭袖恨恨地瞪了子蘭一眼)

上官大夫：還是請夫人明示。

鄭袖：將這個昏君送出去，完成了張儀的計畫。當秦國索地的時候，就將太子抬上去當君主。我們借秦國的手殺了這個老不死得昏君，又可以絕了秦國的索求。而且，楚國的大權從始就掌握在我的手上。(冷笑)

上官大夫：夫人高明，果然一石三鳥，妙極。

公子子蘭：(低聲說道) 張儀還可以公然跟你恩恩愛愛咧。

鄭袖：你在胡說甚麼！

公子子蘭：沒有，沒有甚麼！

鄭袖：現在，我們就去見大王，將這件事敲定下來。



**IMPORTANT NOTE 重要告示:**

This script is only for reference purpose. Rights for performance or adaptation is protected by copyright and their permission must be sought from the author.

以下劇本只作參考用途，如欲採用或改編，須先取得作者同意。

[燈光滅]

[燈光亮，鄭袖、公子子蘭和上官大夫到朝廷見懷王。懷王正與屈原討論事情。]

楚懷王：愛妾、上官大夫、愛兒，你們來得正合適。我與屈大夫正討論秦國欲邀請寡人會面一事。寡人內心七上八下，不知去是不去？

鄭袖：哦！屈大夫也在這裡！不知屈大夫有甚麼高見？

屈原：臣認為，秦乃虎狼之國，絕無信用，不能到會。

公子子蘭：秦國欲為兩國王族結婚親，若父王不去，是失禮呀！還是去吧，父王。

屈原：大王，國君入別國之境是一件大事，絕不能草率。若有差池，悔之無及。大王請三思。

鄭袖：如屈大夫所言，大王是不能去的了！

屈原：正是！

鄭袖：大膽妄言，兩國君主會面，還得你批准不成！給我退出去。

楚懷王：愛妾，別為屈大夫所言生氣，屈大夫也是擔心寡人的安危！

鄭袖：(冷笑) 不知屈大夫為齊國辦事還是替楚國辦事？

屈原：你，這話是甚麼意思？

鄭袖：沒有甚麼意思，只是出於好奇，隨便問問。

屈原：夫人，莫要含血噴人。

鄭袖：我怕你老毛病又發作，想想自己為何被罷了官的。

(屈原被氣得一時說不上話來)



**IMPORTANT NOTE 重要告示:**

This script is only for reference purpose. Rights for performance or adaptation is protected by copyright and their permission must be sought from the author.

以下劇本只作參考用途，如欲採用或改編，須先取得作者同意。

上官大夫：爲了楚國的前途，大王還是辛苦去一趟吧。

楚懷王：既然各位同意寡人去的話，那，寡人便走一趟。

屈原：大王，你不能去。若然要去的話，定必三軍同行，兩軍守秦楚邊境作爲呼應，一軍護送大王到會，方能萬全。

鄭袖：兩國談婚論嫁，兵戎對峙、劍拔弩張好看嗎！臣妾就不愛刀刀槍槍。

楚懷王：愛妾不喜歡，軍隊就不必同行。此事就這樣辦了。

屈原：大王，不能去。秦國是我們楚國的敵人，去便回不來了。別去呀，大王！

鄭袖：你這是甚麼話！竟然咒罵我王回不來！你居心何在？

屈原：甚麼居心？我忠心爲國，爲的是楚國、爲的是楚王、爲的是楚國的列祖列宗！誰像你勾結張儀，爲秦國做事。

鄭袖：(惱羞成怒) 看你胡說八道甚麼，嘴裡不乾不淨！氣殺我也！

楚懷王：衛士，給我將屈原拉出去。你竟敢冒犯寡人的愛妾。拉出去！

[燈光滅]

屈原：我感到自己軟弱無力，我再不能爲楚國做點甚麼！最令我悲痛的是，我牽連了嬋娟。這個苦命的孩子，她是個無父無母的棄嬰，我從廢墟中撿了回來，托在人家裡養大。我教她讀書認字，待她如自己的女兒一樣。她才十九歲。

司馬遷：這是一個時代的悲劇。您救了她，她却爲您而死，算是扯平了吧！您讓她多活了十九年，是您的恩德呀！

漁夫：屈先生，你教她讀書、教她國家大義是害了她、害了她呀！

屈原：別問我！別問我！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燈光滅]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2006/07  
Synopsis & Script of School Play with “Adjudicators’ Award”  
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香港學校戲劇節  
「評判推介演出獎」得獎學校劇目資料



**IMPORTANT NOTE 重要告示:**

This script is only for reference purpose. Rights for performance or adaptation is protected by copyright and their permission must be sought from the author.

以下劇本只作參考用途，如欲採用或改編，須先取得作者同意。

[燈光亮，鄭袖、公子子蘭、上官大夫送張儀往魏國，抵國門。]

(鄭袖、公子子蘭、上官大夫、張儀、衛士甲、衛士乙上場)

鄭袖：這趟到魏國，不要忘記我的囑託。魏、齊聯盟進攻楚國，是我的心腹大患。既然楚國對秦表達了誠意，那麼，楚國該得到應有的好處。

張儀：夫人請放心。拆散魏、齊聯盟易如反掌。我還得回來見見舊相好，你說是也不是？

鄭袖：去你的！沒正經。

衛士甲：夫人，國門前有一女子在哭罵，瘋言瘋語，不知何意？

鄭袖：讓我去看看。

[嬋娟在城門一角跪著痛哭，甚哀傷。]

嬋娟：(不知是哭還是罵) 老天爺啊！你長著眼睛了沒有？難道你看不見啊，外邊有鑿牆挖洞的狗賊；裡邊有饞嘴偷吃的老母豬；還有啊，凶殘暴虐的過街老鼠啊……

(衛士甲、衛士乙齊上)

衛士甲：誰這麼大膽在國門前胡說些甚麼老鼠、老母豬的。今天楚國的貴賓張儀先生要回國了，鄭夫人和子蘭、上官大夫送行在此，如不快快走開，輕則免不了皮肉之苦；重則……

衛士乙：頭顱落地！

嬋娟：(沒有理會他們) 老天爺啊！你長著耳朵了沒有？難道你就聽不見啊，剛才一班野獸在狂叫；你聽，豬狗私底下在打情罵俏，在人前却又大談禮義廉恥、國家大義啊……

衛士乙：(拔劍上前) 我就殺了你這個不識抬舉的賤民！

鄭袖：且慢！給我退下去。

(嬋娟還在不斷地哭哭啼啼。)

鄭袖：你是誰家的女子，在這國都門前哭鬧，你可知道我是誰嗎？



**IMPORTANT NOTE 重要告示:**

This script is only for reference purpose. Rights for performance or adaptation is protected by copyright and their permission must be sought from the author.

以下劇本只作參考用途，如欲採用或改編，須先取得作者同意。

嬋娟：(起立轉過身來) 鄭夫人誰不認識！

上官大夫：夫人，此女子是屈原大夫的學生嬋娟！

鄭袖：啊、啊、啊，原來是屈大夫的學生。(上下打量) 怪不得脾氣跟他一樣，又臭又硬！你在這裡胡鬧些甚麼！你就不怕死麼！

嬋娟：胡鬧！不知楚國誰在胡鬧呢？

公子子蘭：(從鄭袖背後轉出來) 嘿、嘿、嘿！你是誰啊！你是甚麼……

(見嬋娟美貌，起了色心，話說了一半便打住。在鄭袖耳邊說話。)

鄭袖：(狠狠地瞪了子蘭一眼) 你在說誰在胡鬧？快說！你說的不合適，我就割了你的舌頭。

(子蘭拉了拉鄭袖的衣袖。)

嬋娟：鄭夫人張口便要殺、要割，不愧是楚國第一夫人啊！我說的胡鬧……不就是指你們麼！

(衛士甲、衛士乙拔劍上前)

鄭袖：(老羞成怒，揮袖) 通通給我退開！好大的膽子，好大的膽子！我們怎樣胡鬧。我讓你死前說個明白。

(子蘭頓足)

嬋娟：我楚國地處南方，號稱萬乘之國，與秦、齊鼎足而三。可憐，上天沒有眼睛、楚國的列祖列宗沒有靈性，竟然，讓一班小人斷送了國家。你，你私通張儀，害死了懷王、又放逐了先生……楚國就段斷送在你的手裡！

鄭袖：(滿面通紅，聲音都變了) 你胡說些甚麼！胡說些甚麼！跟我割了她的舌頭、挖出她的眼睛，然後殺了她。哼！氣殺我也！氣殺我也！

公子子蘭：(憋不住) 嬋娟你就別說了，好嗎？你可以不死，你可以不死，跟了我吧！你快說，跟了我吧！

鄭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這豬狗不如的孽種！人家說你是狗，你果然是頭狗！(重重的搥了子蘭一巴掌) 給我殺了這個賤婢！

公子子蘭：夫人，求你哪！夫人。(死拉著鄭袖的衣袖)

(衛士甲衛士乙齊上)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2006/07  
Synopsis & Script of School Play with “Adjudicators’ Award”  
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香港學校戲劇節  
「評判推介演出獎」得獎學校劇目資料



**IMPORTANT NOTE 重要告示:**

This script is only for reference purpose. Rights for performance or adaptation is protected by copyright and their permission must be sought from the author.

以下劇本只作參考用途，如欲採用或改編，須先取得作者同意。

嬋娟：(憤怒) 停住你們污穢的手，不要玷污了我的身體。(跪地向天) 先生教我要潔身自愛、報效國家！我一介女子，生不逢時，有負您的教導。先生漂流荒野之地，生活一定很苦，願先生保重好身子，以圖將來救國之用。弟子不能再侍候先生了，我，早——走——一——步！(從袖中取出匕首，插往心窩。)

公子子蘭：(大叫) 不……。

[燈光滅]

[張儀在魏國朝廷上，魏惠王與張儀正在秘密商議。]

魏惠王：張先生此來，一定有指教寡人的地方！

張儀：唉！我真為魏王不擔心呀！（搖頭）

魏惠王：此話怎講？莫非指寡人聯齊攻楚！你要為楚國當說客！

張儀：非也。

魏惠王：那麼，你要寡人與齊國斷交！

張儀：非也。

魏惠王：此亦非、彼亦非。既然我不能為先生做些甚麼，那麼，先生就請便吧！

張儀：(冷笑) 秦兵快要壓境了，大王還懵然不知！（搖頭）

魏惠王：此話怎講！

張儀：楚國賄賂秦，擬秦楚合兵攻魏，大梁城危在旦夕了。打擾了，張儀告退！（向魏王一揖）

魏惠王：(走下台階，抓住張儀的手) 先生別生氣，寡人語言得罪，怠慢了！

張儀：有些人不懂好意，好人當賊看！嗯！

魏惠王：先生息怒。寡人賠罪就是了。



**IMPORTANT NOTE 重要告示:**

This script is only for reference purpose. Rights for performance or adaptation is protected by copyright and their permission must be sought from the author.

以下劇本只作參考用途，如欲採用或改編，須先取得作者同意。

張儀：我從楚國遠道而來，爲的只是通風報信，看在我與大王的交情上呀！

魏惠王：是，是，說得很對！很對！據先生的看法，魏國該如何處置呢！

張儀：魏國率領精兵偷襲楚國，打她一個措手不及。

魏惠王：單以魏國的實力難以與楚國對抗，這……

張儀：楚國外強中乾，根本就沒有甚麼可懼怕的。那個昏君 — 楚懷王在秦國死了。新的楚王剛即位，鄭袖、上官大夫都只是些狐群狗黨。最令人懼怕的只是屈原。哈！哈！不過，他已被流放到南方去，變成了一個廢人。魏國還怕她幹甚麼！

魏惠王：寡人進攻楚國，對魏究竟有甚麼好處？

張儀：取得秦王的信任，把佔領的楚地分給秦王！好處嘛！當然很多。魏國從此在韓、趙、齊、楚稱霸，天下是大王與秦王均分了。

魏惠王：聽先生一席話真使寡人獲益不少。

張儀：只要魏國牽制著楚軍，秦國奇兵突起，一舉攻陷郢都，滅了楚國。大王可得楚國一半的土地，好處嘛，盡在不言之中。

魏惠王：寡人領教！

[燈光滅]

[舞台出現郢都被秦軍攻陷的畫面]

屈原：生不如死。我流放到南方，突然，我感到絲毫沒有意義。有國、有家，我的流放還有個寄託；沒有了國、沒有了家，我要到那裡去？我沒有罪，流放的目的是要羞辱我。現在，連羞辱都沒有必要了。死是必然的嗎？我沒有埋怨。讓我死去吧。



**IMPORTANT NOTE 重要告示:**

This script is only for reference purpose. Rights for performance or adaptation is protected by copyright and their permission must be sought from the author.

以下劇本只作參考用途，如欲採用或改編，須先取得作者同意。

獨白

漁父：公元前 278 年秦國將領白起領軍攻陷郢都，屈原回到他的國都、他的故鄉的時候，目睹了老百姓妻離子散、流離失所。他沒有了眼淚，他的心却在淌著血。他悲哀地乘船回到南方去，然而，秦國的軍隊繼續深入楚國的腹地。屈原意識到一國亡家破。他的心中縈繞著一個問題：楚國為甚麼會陷於如此水深火熱的地步？他回答不了這個似乎極富悲劇性的問題。

司馬遷：屈原在他的一生中沒有任何污點，他猶如一匹白絲綢一樣不容許有其他雜色點染其間。屈原無疑是殉國了。不過，他至少可以去齊國。齊國那裡有他可以復國的政治和軍事力量。

屈原：其他人可以降秦、可以投奔齊國，但這兩個國家都將敗壞我的名聲、損害我的高潔。唯有死，可以與我的祖國共榮辱。成全我吧！

司馬遷：我和你同是悲傷之人。我的不死是自己的選擇；你的死也是自己的選擇啊！我受腐刑，苟且偷生，背負著人生巨大的恥辱。你也視偷生於世是一種恥辱。如此看來，你是同意我死的了。我所承受的痛苦不比你的輕，只有我才真正明白你的靈魂。我寫你的傳記就如寫我的自傳一樣……我成全你的死。(落筆寫於史冊上)

[女聲合誦起，伴樂]

橘頌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 受命不遷，生南國兮。

深固難徙，更壹志兮。 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

曾枝剌棘，圓果搏兮。 青黃雜糅，文章爛兮。

精色內白，類任道兮。 紛緼宜修，姱而不醜兮。

嗟爾幼志，有以異兮。 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

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 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

閉心自慎，不終失過兮。 秉德無私，參天地兮。

Hong Kong School Drama Festival 2006/07  
Synopsis & Script of School Play with “Adjudicators’ Award”  
二零零六至二零零七年度香港學校戲劇節  
「評判推介演出獎」得獎學校劇目資料



**IMPORTANT NOTE 重要告示:**

This script is only for reference purpose. Rights for performance or adaptation is protected by copyright and their permission must be sought from the author.

以下劇本只作參考用途，如欲採用或改編，須先取得作者同意。

願歲并謝，與長友兮。 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

年歲雖少，可師長兮。 行比伯夷，置以為像兮。

**尾聲**

漁父：人生各有命，如屈原者，他的死却成就了他成為我國愛國忠貞的表率、他的詩如北斗明星一樣引領著中國詩歌的發展；如司馬遷者，他的不死成就了他成為我國史學界上一位歷史的巨人。安息吧屈原，我的三閭大夫。你永遠活在中國人的心中。安息吧司馬遷，我的太史公。你和你的史記將會永遠流播於人間。

完